H. H. MU
CHINESE LIBRARY

宋王臨川先生全集錄目次

論議原第六十三卷
諫官論
伯夷論
論議原第六十四卷
三聖人論
周公論
論議原第六十六卷
禮論

論議原第六十七卷

性情

論議原第六十八卷

莊周上

性說

論議原第六十九卷

原過

進說

論議原第七十卷

復讎解

雜著 原第七十一卷

傷仲永

同學一首別子固

讀孟嘗君傳

讀柳宗元傳

讀江南錄

書李文公集後

書刺客傳後

讀孔子世家
書洪範傳後
書 原第七十二卷
與王深甫書
書 原第七十三卷
答李資深書
答韶州張殿丞書
答曾公立書
與王子醇書

與趙卨書
回蘇子瞻簡
與參政王禹玉書
答曾子固書

書 原第七十四卷
上相府書
上曾參政書
答錢公輔學士書

書 原第七十五卷

與王逢原書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與馬運判書
答段縫書
答李參書
書 原第七十六卷
上田正言書
上杜學士書
上郎侍郎書

上運使孫司諫書
書原第七十七卷
代人上凌屯田書
與祖擇之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答孫元規大資書
答張幾書
答陳柅書

啟原第七十九卷

賀韓魏公啟

論議 原第六十三卷

諫官論

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古之道也。所謂貴者何也。公卿大夫是也。所謂賤者何也。士庶人是也。同是人也。或爲公卿。或爲士。何也。爲其不能公卿也。故使之爲士。爲其賢於士也。故使之爲公卿。此所謂以賢治不肖。以貴治賤也。今之諫官者。天子之所謂士也。其貴則天子之三公也。惟三公以安危治亂存亡之故無所不任其責。至於一官之廢。一事之不得。無所不當言。故其位在卿大夫之上。

所以貴之也其道德必稱其位所謂以賢也至士則不然修一官
而百官之廢不可以預也守一事而百事之失可以毋言也稱其
德副其材而命之以位也循其名儀其分以事其上而不敢過也
此君臣之分也上下之道也今命之以士而責之以三公士之位
而受三公之責非古之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正名也者所以
正分也然且爲之非所謂正名也身不能正名而可以正天下之
名者未之有也蚳鼃爲士師孟子曰似也爲其可以言也鼃諫於
王而不用致爲臣而去孟子曰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有官守
者不得其職則去然則有官守者莫不有言責有言責者莫不有

言士賤不宜任諫職是偏論慨百工皆失職而諫官亦無能爲是完論

官守士師之諫於王是也其諫也蓋以其官而已矣是古之道也古者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其或不能諫謂之不恭則有常刑蓋自公卿至於百工各以其職諫則君孰與爲不善自公卿至於百工皆失其職以阿上之所好則諫官者乃天下之所謂士耳吾未見其能爲也待之以輕而要之以重非所以使臣之道也其待已也輕而取重任焉非所以事君之道也不得已若唐之太宗庶乎其或可也雖然有道而知命者果以爲可乎未之能處也唐太宗之時所謂諫官者與丞弼俱進於前故一言之謬一事之失可救之於將然不使其命已布於天下然後從而爭之也君不失其

又一波

聖人爲芻蕘
屈何患士制
命乎亦是偏
論

所以爲君臣不失其所以爲臣其亦庶乎其近古也今也上之所欲爲丞弼所以言於上皆不得而知也及其命之已出然後從而爭之上聽之而改則是士制命而君聽也不聽而遂行則是臣不得其言而君恥過也臣不得其言士制命而君聽二者上下所以相悖而否亂之勢也然且爲之其亦不知其道矣及其諄諄而不用然後知道之不行其亦辨之晚矣或曰周官之師氏保氏司徒之屬而大夫之秩也曰嘗聞周公爲師而召公爲保矣周公則未之學也

伯夷論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辯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爲說既失其本而學士大夫共守之不爲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辯之反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號爲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爲武王伐紂

想奇而力足以達其說

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恥之義不食周粟而爲采薇之歌韓子因之亦爲之頌以爲微二子亂臣賊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相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葢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

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辯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正論

妙郎以獨見為實事而詠歎之

鑿空之談其理較正

論議原第六十四卷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爲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波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

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爲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

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汚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爲終始也故伯夷不淸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

一時字斷二聖人并斷四聖人

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爲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爲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爲孔子也然其所以爲之清爲之任爲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爲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爲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爲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

天下之獘否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爲天下法也

論古須有此曠識臨文須有此潑膽然矯弊二字誤盡介甫一

生

周公論

荀卿起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言而請畢事千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爲則何周公之小也夫聖人爲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爲於天下而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爲養賢教士之法是士

說得大以破荀卿之小

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爲周公乎且聖

說待士此又以士言之各有條有斷

世之士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患日之不足豈暇遊公卿之門哉彼

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奸民而毛遂侯嬴之徒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惑於亂世之俗（總前歸罪荀卿）遂以爲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又展一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爲禮也子產聽鄭國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爲政蓋君子之爲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繳束）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爲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暇力

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闇室不敢自慢豈爲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爲大儒而繼孟子者吾不信矣

荀卿結

摭前人者多矣東坡引李斯之罪罪荀卿雖聰明絕世平心而論未免深文失入之過未若此論之明允也

論議 原第六十六卷

禮論

嗚呼荀卿之不知禮也其言曰聖人化性而起僞吾是以知其不知禮也知禮者貴乎知禮之意而荀卿盛稱其法度節奏之美至於言化則以爲僞也亦烏知禮之意哉故禮始於天而成於人知天而不知人則野知人而不知天則僞聖人惡其野而疾其僞以是禮興焉今荀卿以謂聖人之化性爲起僞則是不知天之過也

〇好〇轉〇

然彼亦有見而云爾凡爲禮者必詘其放傲之心逆其嗜欲之性莫不欲逸而爲勞者勞莫不欲得而爲長者讓擎跽曲拳以見其

恭夫民之於此豈皆有樂之之心哉患上之惡己而隨之以刑也
故荀卿以爲特刼之法度之威而爲之於外爾此亦不思之過也
夫斲木而爲之器服馬而爲之駕此非生而能者也故必削之以
斧斤直之以繩墨圓之以規而方之以矩束聯膠漆之而後器適
於用焉前之以銜勒之制後之以鞭策之威馳驟舒疾無得自放
而一聽於人而後馬適於駕焉由是觀之莫不刼之於外而服之
以力者也然聖人捨木而不爲器捨馬而不爲駕者固亦因其天
資之材也今人生而有嚴父愛母之心聖人因其性之欲而爲之
制焉故其制雖有以强人而乃以順其性之欲也聖人苟不爲之

禮則天下蓋將有慢其父而疾其母者矣此亦可謂失其性也得性者以爲僞則失其性者乃可以爲眞乎此荀卿之所以爲不思也夫狙猿之形非不若人也欲繩之以尊卑而節之以揖讓則彼有趨於深山大麓而走耳雖畏之以威而馴之以化其可服邪以謂天性無是而可以化之使僞耶則狙猿亦可使爲禮矣故曰禮始於天而成於人天則無是而人欲爲之者舉天下之物吾蓋未之見也

駁倒

妙

禮始於天自宋以前未有見及此者曰樂由天作耳曰此非天之所爲人之所設耳荊公推其所始而後儒之言禮者益精士

生宋後未爲不幸也

論議 原第六十七卷

性情

揭彼說而辨之

性情一也世有論者曰性善情惡是徒識性情之名而不知性情之實也喜怒哀樂好惡欲未發於外而存於心性也喜怒哀樂好惡欲發於外而見於行情也性者情之本情者性之用故吾曰性情一也彼曰性善無他是嘗讀孟子之書而未嘗求孟子之意耳彼曰情惡無他是有見於天下之以此七者而入於惡而不知七者之出於性耳故此七者人生而有之接於物而後動焉動而當於理則聖也賢也不當於理則小人也彼徒有見於情之發於外

者爲外物之所累而遂入於惡也因曰情惡也害性者情也是曾
不察於情之發於外而爲外物之所感而遂入於善者乎蓋君子已下
申明已○意
養性之善故情亦善小人養性之惡故情亦惡故君子之所以爲
君子莫非情也小人之所以爲小人莫非情也彼論之失者以其
求性於君子求情於小人耳是其所謂情者莫非喜怒哀樂好惡
欲也舜之聖也象喜亦喜使舜當喜而不喜豈足以爲舜乎文王
之聖也王赫斯怒當怒而不怒則豈足以爲文王乎舉此二者而
明之則其餘可知矣如其廢情則性雖善何以自明哉誠如今論
者之說無情者善則是若木石者尚矣是以知性情之相須猶弓喻

更透

矢之相待而用若夫善惡則猶中與不中也曰然則性有惡乎曰孟子曰養其大體爲大人養其小體爲小人楊子曰人之性善惡混是知性可以爲惡也

李習之復性書曰人之所以爲聖人者性也其所以爲惡則情也夫其尊性善矣抑情以尊性不大謬乎有習之之談不可無介甫之闢性學大明介甫與有功焉耳

論議原第六十八卷

莊周論上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干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彼非不知仁義也。以爲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爲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彼以爲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

雙截遞下

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趍利而不以爲辱殞身而不以爲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爲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爲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

想○嘗○然○處○正○見○旨○眼○

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鈃愼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爲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爲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爲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

則非也摧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爲書之心非其爲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譏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爲貴悲夫

按莊子爲一家亦是介甫偏處特取其說之新奇可喜耳篇中云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于枉矣行新法時何不思此數言

性說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吾是以與孔子也韓子之言性也吾不有取焉然則孔子所謂中人以上可以語上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惟上智與下愚不移何說也曰習於善而已矣所謂上智者習於惡而已矣所謂下愚者一習於善一習於惡所謂中人者上智也下愚也中人也其卒也命之而已矣有人於此未始爲不善也謂之上智可也其卒也去而爲不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有人於此未始爲善也謂之下愚可也其卒也去而爲善然後謂之中人可也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上智惟其不移然後謂之下愚皆於

其卒也命之夫非生而不可移也且韓子之言弗顧矣曰性之品三而其所以爲性五夫仁義禮智信孰而可謂不善也又曰上焉者之於五主於一而行之四下焉者之於五反於一而悖於四是其於性也不一失焉而後謂之上焉者不得一焉而後謂之下焉者是果性善而不善者習也然則堯之朱舜之均瞽瞍之舜鯀之禹后稷越椒叔魚之事後所引者皆不可信邪曰堯之朱舜之均固吾所謂習於惡而已者瞽瞍之舜鯀之禹固吾所謂習於善而已者后稷之詩以異云而吾之所論者常也詩之言至以爲人子而無父人子而無父猶可以推其質常乎夫言性亦常而已矣無

論左傳事邦
瀫正○辨
民

以常乎則狂者蹈火而入河亦可以爲性也越椒叔魚之事徒聞之左丘明丘明固不可信也以言取人孔子失之宰我以貌失之子羽此兩人者其成人也孔子朝夕與之居以言貌取之而失彼其始生也婦人以聲與貌定而卒得之婦人者獨有過孔子者耶

於韓眞入室之文入其室操其戈文人往往如此然韓子三品

其折衷孔子最明白優長近遠者自近遠不移者自不移今必

牽而合之毋乃得其一遺其二耶然宋人已祖述其說并爲一

談牢不可破

論議 原第六十九卷

原過

天有過乎有之陵歷鬭蝕是也地有過乎有之崩弛竭塞是也天地舉有過卒不累覆且載者何善復常也人介乎天地之閒則固不能無過卒不害聖且賢者何亦善復常也故太甲思庸孔子曰勿憚改過楊雄貴遷善者是術也子之朋有過而能悔悔而能改人則曰是向之從事云爾今從事與向之從事弗類非其性也飾表以疑世也夫豈知言哉天播五行於萬靈人固備而有之有而不思則失思而不行則廢一日咎前之非沛然思而行之是失而

復得廢而復舉也頋曰非其性是率天下而戕性也且如人有財見奪於盜已而得之曰非夫人之財向奪於盜矣可歟不可也財之在已固不若性之爲已有也財失復得曰非其財且不可性失復得曰非其性可乎

創甚醒甚得韓最深

進說

提

古之時士之在下者無求於上上之人日汲汲惟恐一士之失也古者士之進有以德有以才有以言有以曲藝今徒不然自茂才等而下之至於明法其進退之皆有法度古之所謂德者才者無以爲也古之所謂言者又未必應今之法度也誠有豪傑不世出之士不自進乎此上之人弗舉也誠進乎此而不應今之法度有司弗取也夫自進乎此皆所謂枉已者也孟子曰未有枉已能正人者也然而今之士不自進乎此者未見也豈皆不如古之士自重以有恥乎古者并天下之地而授之氓士之未命也則授一廛

可感可悲

而為恨其父母妻子裕如也自家達有塾有序有庠有學觀游止處師師友友絃歌堯舜之道自樂也磨礱鐫切沉浸灌養行完而才備則曰上之人其舍我哉上之人其亦莫之能舍也今也地不井國不學黨不庠遂不序家不塾士之未命也則或無以裕父母妻子無以處行完而才備上之人亦莫之舉也士安得而不自進嗚呼使今之士不若古非人則然勢也勢之異聖賢之所以不得同也孟子不見王公而孔子為季氏吏夫不以勢乎哉士之進退（上言士之勢不得不自進下言士之勢苟可不自進者斷不宜自進）不惟其德與才而惟今之法度而有司之好惡未必今之法度也是士之進不惟今之法度而幾在有司之好惡耳今之有司非昔

可悲可慨

好朋友

之有司也後之有司又非今之有司也有司之好惡豈常哉是士之進退果卒無所必而已矣噫以言取人未之失也取焉而又不得其所謂言是失之失也況又重以有司好惡之不可常哉古之道其卒不可以見乎士也有得已之勢其得不得已乎得已而不已未見其爲有道也楊叔明之兄弟以父任皆京官其勢非吾所謂無以處無以裕父母妻子而有不得已焉者也自枉而爲進士而又枉於有司而又若不釋然二君固常自任以道而且朋友我矣懼其猶未寤也爲進說與之

宋何時乎而作此說宋以後之法度之好惡不日甚乎而可不

讀公此說有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有萬不得已之勢其可不已乎即使不已其進又可必乎可必而進矣其又何爲乎予所以三歎于斯文

論議原第七十卷

復讎解

或問復讎對曰非治世之道也明天子在上自方伯諸侯以至於有司各修其職其能殺不辜者少矣不幸而有焉則其子弟以告於有司有司不能聽以告於其君其君不能聽以告於方伯方伯不能聽以告於天子則天子誅其不能聽者而爲之施刑於其讎

明

亂世則天子諸侯方伯皆不可以告故書說紂曰凡有辜罪乃罔

証

恆獲小民方興相爲敵讎蓋讎之所以興以上之不可告辜罪之不常獲也方是時有父兄之讎而輒殺之者君子權其勢恕其情

而與之可也故復讎之義見於春秋傳見於禮記爲亂世之爲子弟者言之也春秋傳以爲父受誅子復讎不可也此言不敢以身之私而害天下之公又以爲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此言不以有可絕之義廢不可絕之恩也周官之說曰凡復讎者書於士殺者無罪疑此非周公之法也凡所以有復讎者以天下之亂而士之不能聽也有士矣不能聽其殺人之罪以施行而使爲人之子弟者讎之然則何取於士而祿之也古之於殺人其聽之可謂盡矣猶懼其未也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今書於士則殺之無罪則所謂復讎者果所謂可讎者乎庸詎知其不獨有可言者乎就當

聽其罪矣則不殺於士師而使讎者殺之何也故疑此非周公之法也或曰世亂而有復讎之禁則寧殺身以復讎乎將無復讎而以存人之祀乎曰可以復讎而不復非孝也復讎而殄祀亦非孝也以讎未復之恥居之終身焉蓋可也讎之不復者天也不忘復讎者己也克己以畏天心不忘其親不亦可矣

議至正韓柳後不可無此一篇

雜著 原第七十一卷

傷仲永

金谿民方仲永世隸耕仲永生五年未嘗識書具忽啼求之父異焉借旁近與之即書詩四句并自爲其名其詩以養父母收族爲意傳一鄉秀才觀之自是指物作詩立就其文理皆有可觀者邑人奇之稍稍賓客其父或以錢幣乞之父利其然也日扳仲永環謁於邑人不使學余聞之也久明道中從先人還家於舅家見之十二三矣令作詩不能稱前時之聞又七年還自揚州復到舅家問焉曰泯然衆人矣王子曰仲永之通悟受之天也其受之天也

賢於材人遠矣卒之爲衆人則其受於人者不至也彼其受之天也如此其賢也不受之人且爲衆人今夫不受之天固衆人又不受之人得爲衆人而已耶

子弟有志者宜各書一通當韋弦之佩

同學一首別子固

江之南有賢人焉字子固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淮之南有賢人焉字正之非今所謂賢人者予慕而友之二賢人者足未嘗相過也口未嘗相語也辭幣未嘗相接也其師若友豈盡同哉予考其言行其不相似者何其少也曰學聖人而已矣學聖人則其師若友必學聖人者聖人之言行豈有二哉其相似也適然予在淮南為正之道子固正之不予疑也還江南為子固道正之子固亦以為然予又知所謂賢人者既相似又相信不疑也子固作懷友一首遺予其大畧欲相扳以至乎中庸而後已正之蓋亦嘗

云爾夫安驅徐行轥中庸之庭而造於其堂舍二賢人者而誰哉予昔非敢自必其有至也亦願從事於左右焉爾輔而進之其可也噫宦有守私有繫會合不可以常也作同學一首别子固以相警且相慰云

求友之切如此

讀孟嘗君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一荊公短製並駕河東希風史記論贊奇美特絕

讀柳宗元傳

余觀八司馬皆天下之奇材也一爲叔文所誘遂陷於不義至今士大夫欲爲君子者皆羞道而喜攻之然此八人者既困矣無所用於世往往能自强以求列於後世而其名卒不廢焉而所謂欲爲君子者吾多見其初而已要其終能毋與世俯仰以自別於小人者少耳復何議彼哉

平恕之論尤使雌黃刻薄者媿心

讀江南錄

故散騎常侍徐公鉉奉太宗命撰江南錄至李氏亡國之際不言其君之過但以歷數存亡論之雖有愧於實錄其於春秋之義箕子之說徐氏錄爲得焉然吾聞國之將亡必有大惡惡者無大於殺忠臣國君無道不殺忠臣雖不至於治亦不至於亡紂爲君至暴矣武王觀兵於孟津諸侯請伐紂武王曰未可及聞其殺王子比干然後知其將亡也一舉而勝焉季梁在隨隨人雖亂楚人不敢加兵虞以不用宮之奇之言晉人始有納璧假道之謀然則忠臣國之與也存與之存亡與之亡予自爲兒童時已聞金陵臣潘

佑以直言見殺當時京師因舉兵來伐數以殺忠臣之辠及得佑所上諫李氏表觀之詞意質直忠臣之言予諸父中舊多為江南官者其言金陵事頗詳聞佑所以死則信然則李氏之亡不徒然也今觀徐氏錄言佑死頗以妖妄與予舊所聞者甚不類不止於佑其他所誅者皆以罪戾何也予甚怪焉若以商紂及隋虞二君論之則李氏亡國之君必有濫誅吾知佑之死信為無罪是乃徐（斷）氏匿之耳何以知其然吾以情得之大凡毀生於嫉嫉生於不勝此人之情也吾聞鉉與佑皆李氏臣而俱稱有文學十餘年爭名於朝廷間當李氏之危也佑能切諫鉉獨無一說以佑見誅鉉又

不能力諍卒使其君有殺忠臣之名蹊亡國之禍皆鋐之由也鋐懼此過而又恥其善不及於佑故匿其忠而汙以他罪此人情之常也以佑觀之其他所誅者又可知矣噫若果有此吾謂鋐不唯厚誣忠臣其欺吾君不亦甚乎

鋐較韓熈載差愈耳其實皆亡國之大夫也此文攻擊若鷹隼之鷙

書李文公集後

文公非董子作仕不遇賦惜其自待不厚以余觀之詩三百發憤於不遇者甚衆而孔子亦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蓋歎不遇也文公論高如此及觀於史一不得職則詆宰相以自快今吾於人也聽其言而觀其行言不可獨信久矣雖然彼宰相名實固有辯彼誠小人也則文公之發爲不忍於小人可也爲史者獨安取其怒之以失職耶世之淺者固好以其利心量君子以爲觸宰相以近禍非以其私則莫爲也夫文公之好惡蓋所謂皆過其分者耳方其不信於天下更以推賢進善爲急一士之不顯至寢

食爲之不甘蓋奔走有力成其名而後已士之廢興彼各有命身非王公大人之位取其任而私之又自以爲賢僕僕然忘其身之勞也豈所謂知命者耶記曰道之不行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轉）夫文公之過也抑其所以爲賢歟

抑揚予奪無銖兩之差

書刺客傳後

曹沫將而亡人之城又劫天下盟主管仲因勿倍以市信一時可也予獨怪智伯國士豫讓豈顧不用其策耶讓誠國士也曾不能逆策三晉救智伯之亡一死區區尚足校哉其亦不欺其意者也聶政售於嚴仲子荆軻豢於燕太子丹此兩人者汙隱困約之時自責其身不妄願知亦曰有待焉彼挾道德以待世者何如哉

讀孔子世家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爲世家奚其進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衰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爲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舄奕萬世故爲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其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

例、字、結、構

確而嚴

傳注之害經如此自宋及

書洪範傳後

王某曰古之學者雖問以口而其傳以心雖聽以耳而其受以意故爲師者不煩而學者有得也孔子曰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夫孔子豈敢愛其道鶩天下之學者而不使其蚤有知乎以謂其問之不切則其聽之不專其思之不深則其取之不固不專不固而可以入者口耳而已矣吾所以教者非將善其口耳也孔子沒道日以衰熄浸淫至於漢而傳注之家作爲師則有講而無應爲弟子則有讀而無問非不欲問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無問而得也豈特無問又將無思非不欲

透 透 抉 人 情

卒則又甚矣

透

思也以經之意爲盡於此矣吾可以無思而得也夫如此使其傳注者皆已善矣固足以善學者之口耳不足善其心况其有不善乎宜其歷年以千數而聖人之經卒於不明而學者莫能資其言以施於世也予悲夫洪範者武王之所以虛心而問與箕子之所以悉意而言爲傳注者汨之以至於今冥冥也於是爲作傳以通其意嗚呼學者不知古之所以教而蔽於傳注之學也久矣當其時欲其思之深問之切而後復焉則吾將孰待而言邪孔子曰予欲無言然未嘗無言也其言也蓋有不得已焉孟子則天下固以爲好辯蓋邪說暴行作而孔子之道幾於熄焉孟子者不如是不

足以有明也故孟子曰予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夫予豈樂反古之所以教而重爲此譊譊哉其亦不得已焉者也

欲讀書者不可不聞此言有講無應有讀無問雖施之羣書亦有自首茫然之歎況聖經乎

書　原第七十二卷

與王深甫書

某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知所冀況自京師去潁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爲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爲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爲達三者皆執其志之所殖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某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

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智及之仁能守之莊以涖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則以容於吾君爲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爲悅者則以不容爲戚安吾社稷爲悅則以不安爲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爲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爲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爲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於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

者敢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某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白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常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容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悅於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

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某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毋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爲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某以謂期於正已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是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爲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爲哉正己不期於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於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於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於正物是

無命也是謂大人者豈顧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乎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辠無辠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耻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於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無爲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某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爲未也願以教我

荆公說書之文往往精深而潔無浮囂氣亦無訓詁氣

書　原第七十三卷

答李資深書

某啓辱書勤勤教我以義命之說此乃足下忠愛於故舊不忍捐棄而欲誘之以善也不敢忽不敢忽雖然天下之變故多矣而古之君子辭受取舍之方不一彼皆內得於己有以待物而非有待乎物者也非有待乎物故其迹時若可疑有以待物故其心未嘗有悔也若是者豈以夫世之毀譽者槩其心哉若某者不足以望此然私有志焉顧非與足下久相從而熟講之不足以盡也多病無聊未知何時得復聆語書不能一一千萬自愛

約言可味

答韶州張殿丞書

某啓伏蒙再賜書示及先君韶州之政為吏民稱誦至今不絕傳今之士大夫不盡知又恐史官不能記載以次前世良吏之後此皆不肖之孤言行不足信於天下不能推揚先人之功緒餘烈使人人得聞知之所以夙夜愁痛疚心疾首而不敢息者以此也先人之存某尚少不得備聞為政之迹然嘗侍左右尚能記誦教誨之餘蓋先君所存嘗欲大潤澤於天下一物枯槁以為身羞大者既不得試已試乃其小者耳小者又將泯沒而無傳則不肖之孤罪大釁厚矣尚何以自立於天地之間耶閣下勤勤惻惻以不傳

引答

高一層以稱揚先德

爲念非夫仁人君子樂道人之善安能以及此自三代之時國各有史而當時之史多世其家往往以身死職不負其意蓋其所傳皆可考據後既無諸侯之史而近世非尊爵盛位雖雄奇儁烈道德滿衍不幸不爲朝廷所稱輒不得見於史而執筆者又雜出一時之貴人觀其在廷論議之時人人得講其然不尚或以忠爲邪以異爲同誅當前而不慄訕在後而不羞苟以饜其忿好之心而止耳而況陰挾翰墨以裁前人之善惡疑可以貸褒似可以附毀往者不能訟當否生者不得論曲直賞罰謗譽又不施其間以彼其私獨安能無欺於冥昧之間邪善既不盡傳而傳者又不可盡

進一步以痛詆人情

淋漓

綴上轉下

信如此唯能言之君子有大公至正之道名實足以信後世者耳目所遇一以言載之則遂以不朽於無窮耳伏惟閣下於先人非有一日之雅餘論所及無黨私之嫌苟以發潛德爲己事務推所聞告世之能言而足信者使得論次以傳焉則先君之不得列於史官豈有恨哉

確極快極近世郎郡縣志猶以私行之甚顛倒不足憑而況國史乎

意見如此耶得不誤國

精深之言荆公所行盡如是否

答曾公立書

某啓示及青苗事治道之興邪人不利一興異論羣聾和之意不在於法也孟子所言利者爲利吾國利吾身耳至狗彘食人食則檢之野有餓莩則發之是所謂政事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一部周禮理財居其半周公豈爲利哉姦人者因名實之近而欲亂之以眩上下其如民心之願何始以爲不請而請者不可（未必）還終以爲不納而納者不可却蓋因民之所利而利之不得不然也然二分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貸之貸之亦若與之然不（飾詞亦自聳聽）與之而必至於二分者何也爲其來日之不可繼也不可繼則是

惠而不知爲政非惠而不費之道也故必貸然而有官吏之俸漕運之費水旱之遺鼠雀之耗而必欲廣之以待其饑不足而直與之也則無二分之息可乎則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豈可易哉公立更與深於道者論之則某之所論無一字不合於法而世之譊譊者不足言也因書示及以爲如何

卽不貸不與亦何病於民乎孟子曰不違農時穀不可勝食也豈必貸之與之乎又曰春省耕補不足秋省斂助不給是直與之而已何以不憂不可繼而不責之償責之利乎豈彼亦惠而不知爲政耶

與王子醇書

某啓得書喻以禦寇之方上固欲公毋涉難冒險以百全取勝如所喻甚善甚善方今熙河所急在修守備嚴戒諸將勿輕舉動武人多欲以討殺取功為事誠如此而不禁則一方憂未艾也竊謂公厚以恩信撫屬羌察其材者收之為用今多以錢粟養戍卒乃適足備屬羌為變而未有以事秉常董氈也誠能使屬羌為我用則非特無內患亦宜賴其力以乘外寇矣自古以好坑殺人致畔以能撫養收其用皆公所覽見且王師以仁義為本豈宜以多殺斂怨耶喻及青唐既與諸族作怨後無復合理固然也然則近董

氊諸族事定之後以兵威臨之而宥其罪使討賊自贖隨加厚賞彼亦宜遂爲我用無復與賊合矣與討而驅之使堅附賊爲我患利害不侔也事固有攻彼而取此者服誠能挫董氊則諸羌自服安所事討哉又聞屬羌經討者旣亾蓄積又廢耕作後無以自存安得不屯聚爲寇以梗商旅往來如募之力役及伐材之類因以活之宜有可爲幸留意念恤邊事難遙度想公自有定計意所及嘗試言之春暄爲國自愛不宜

備考 熙寧元年命王韶行邊韶上平戎三策言西夏可取欲平西夏當復河湟幷有熙河蘭部斷夏人右臂帝異其言安石以爲奇策故有是命

幷與之書以約束之

與與趙尚書具見方略

與趙卨書 卨音屑

某啓議者多言遽欲開納西人則示之以弱彼更倔強以事情料之殆不如此以我衆大當彼寡小我尚疲弊厭兵即彼偷欲得和可知我深閉固距使彼不得安息則彼上下忿懼并力一心致死於我此彼所以能倔強也我明示開納則彼孰敢違衆首議欲爲倔強者就令有敢如此則彼舉國皆將德我而怨彼孰肯爲之致死此所以怒我而怠寇也老子曰抗兵相加哀者勝矣此之謂也至於開納之後與之約和乃不可遽遽則彼將驕而易我蓋明示開納所以怠其衆而紓吾患徐與之議所以示之難而堅其約聖

上恐龍圖未喻此指故令以書具道前降指揮如西人有文字詞理恭順即與收接聞奏宜即明示界上使我吏民與彼舉國皆知朝廷之意

絶似漢人指揮機宜文字

回蘇子瞻簡

某啓。承誨諭累幅。知尚盤桓江北。俯仰踰月。豈勝感悵。得秦君詩。手不能捨。葉致遠適見。亦以爲清新嫵麗。與鮑謝似。不知公意如何。餘卷正冒眩。尚妨細讀。嘗鼎一臠。旨可知也。公奇秦君數口之不置。吾又獲詩手之不捨。然聞秦君嘗學至言妙道。無乃笑我與公嗜好過乎。未相見。跋涉自愛。書不宣悉。

韻趣似東坡尺牘。介甫與司馬溫公書辨言亂正。予恐其壞人心術也。削之。凡如此類者。槩不錄。大較此君文字美不勝取亦在愼取之而已

刻骨語當時
事寔亦如是

與叅政王禹玉書 王珪

某啓繼蒙賜臨傳諭聖訓衘復踧踖無所容措某羇孤無助遭值大聖獨排衆毀付以宰事苟利於國豈辭糜殞顧自念行不足以悅衆而怨怒實積於觀貴之尤智不足以知人而險詖常出於交游之厚且據勢重而任事久有盈滿之釁意氣衰而精力弊有曠失之懼歷觀前世大臣如此而不知自止乃能終不累國者葢未有也此某所以不敢逃逋慢之誅欲及辠戾未積得優游里閭爲聖時知止不殆之臣庶幾天下後世於上拔擢任使無所譏議伏惟明公方佐佑大政上爲朝廷公論下及僚友私計謂宜少垂念

激切

慮特賜敷陳某既不獲通章表所恃在明公一言而已心之精微

書不能傳惟加憫察幸甚不宣

此老當時重若負山危如騎虎矣此書實是傾出肺腑

答曾子固書

某啓久以疾病不爲問豈勝鄉往前書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故語及之連得書疑其所謂經者佛經也而教之以佛經之亂俗某但言讀經則何以別於中國聖人之經子固讀吾書每如此亦某所以疑子固於讀經有所不暇也然世之不見全經久矣讀經而已則不足以知經故某自百家諸子之書至於難經素問本草諸小說無所不讀農夫女工無所不問然後於經爲能知其大體而無疑蓋後世學者與先王之時異矣不如是不足以盡聖人故也楊雄雖爲不好非聖人之書然於墨晏鄒莊申韓亦何所不讀

（引楊子雲明已之識非佛經所能亂）

彼致其知而後讀以有所去取故異學不能亂也惟其不能亂故能有所去取者所以明吾道而已子固視吾所知爲尚可以異學亂之者乎非知我也方今亂俗不在於佛乃在於學士大夫沉沒（又辨佛經之本不亂俗所見與柳子厚同）利欲以言相尚不知自治而已子固以爲如何苦寒比日侍奉萬福自愛

介甫勸子固未必不欲其讀佛經因亂俗之訊而遷就爲之詞耳然徒讀經不足以知經是千古篤論

書 原第七十四卷

上相府書

某聞古者極治之時君臣施道以業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與其澤者爲之焦然恥而憂之瞽聾侏儒亦各得以其材食之有司其誠心之所化至於牛羊之踐不忍不仁於草木今行葦之詩是也況於所得士大夫也哉此其所以上下輯睦而稱極治之時也伏惟閤下方以古之道施天下而某之不肖幸以此時竊官於朝受命佐州宜竭罷駑之力畢思慮治百姓以副吾君吾相於設官任材休息元元之意不宜以私恩上而自近於不敏之誅抑其勢

婉轉能達其情

有可言則亦閣下之所宜憐者某少失先人今大母春秋高宜就養於家之日久矣徒以內外六十口無田園以託一日之命而取食不腆之祿以至於今不能也今去而野處念自廢於苟賤不廉之地然後有以共裘葛具魚菽而免於事親之憂則恐內傷先人之明而外以累君子養完人材之德濡忍以不去又義之所不敢出也故輒上書闕下願殯先人之丘冢自託於筦庫以終犬馬之養焉伏惟閣下觀古之所以材瞽矇侏儒之道覽行葦之仁憐士有好修之意者不窮之於無所據以傷其操使老者得養而養者雖愚無能無報盛德於以廣仁孝之政而曲成士大夫爲子孫之

短句截

諳是亦君子不宜得已者也黷冒威尊不任皇恐之至

備考

宋史安石友人曾鞏攜安石文示歐陽修修爲延譽

相府於朝擢進士上第簽書淮南判官書當於此時上

委婉中有崛強意

直責之幾於戇矣曰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直而無嫌

上曾參政書

某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盡其材而樂出乎其時今也某材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閤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某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閤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閤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某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

辭者人臣之義也某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才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某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

右則致爲臣而養可也某又竊以爲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爲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爲養非所謂爲人子事親之義也且某之才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然以某之賤未嘗得比於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於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爲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燾而施之各以其

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情，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邪。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所願而樂者乎。冒黷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收拾有法度

備考　曾參政　嘉祐初年曾公亮參知政事，安石自常州移提點江東刑獄。

設爲問答以詰辨體爲書，然提刑之任卒不敢非逆其請，乃所以曲成之也。熙寧初，曾忌韓魏公，力薦安石俾與聞政事，則提刑正大用之漸，翰林學士之階，其爲曲成無疑矣。

庸耳俗目卽如此開導猶不悟而鹿門以太倨訕之過矣

答錢公輔學士書

比蒙以銘文見屬足下於世爲聞人力足以得顯者銘父母以屬於不腆之文似其意非苟然故輒爲之而不辭不圖乃猶未副所欲欲有所增損鄙文自有意義不可改也宜以見還而求能如足下意者爲之耳（快意）家廟以今法準之恐足下未得立也足下雖多聞要與識者講之如得甲科爲通判通判之署有池臺竹林之勝此何足以爲太夫人之榮而必欲書之乎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適足以爲父母之羞況一甲科通判苟粗知爲辭賦雖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故銘以謂閭巷之士以

爲太夫人榮明天下有識者不以置悲歡榮辱於其心也太夫人能異於閭巷之士而與天下有識同此其所以爲賢而宜銘者也至於諸孫亦不足列孰有五子而無七孫者乎七孫業之有可道固不宜略若皆兒童賢不肖未可知列之於義何當也諸不具道計足下當與有識者講之南去愈遠君子惟順愛自重

讀此與歐陽公自解尹師魯墓誌銘知古人文字用意精到不得胡亂讀去

與王逢原書

某頓首逢原足下比得足下於客食中窘窘相造謝不能取一日之閒以與足下極所欲語者而舟即東矣閒閱足下之詩竊有疑焉不敢不以告足下詩有歎蒼生淚垂之說夫君子之於學也固有志於天下矣然先吾身而後吾人吾身治矣而人之治不治係吾得志與否耳身猶屬於命天下之治其可以不屬於命乎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又曰道之將行也歟命也道之將廢也歟命也孔子之說如此而或以爲君子之學汲汲以憂世者惑也惑

茅鼎來

於此而進退之行不得於孔子者有之矣故有孔不暇煖席之說吾獨以聖人之心未始有憂有難予者曰然則聖人忘天下矣曰是不忘天下也否之象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祿初六曰拔茅茹以其彙貞吉象曰拔茅貞吉志在君也在君者不忘天下者也不可榮以祿者知命也吾雖不忘天下而命不可必合憂之其能合乎易曰遯世無悶樂天知命是也詩三百如柏舟北門之類有憂也然仕於其時而不得其志不得以不憂也仕不在於天下國家與夫不仕者未始有憂君子陽陽考槃之類是也借有憂者不能奪聖人不憂之說孟子曰伊尹視天下匹夫匹婦有不被

其擇者若已推而納之溝中可謂憂天下也然湯聘之猶囂囂然曰我處畎畝之間以樂堯舜之道豈如彼所謂憂天下者僕僕自枉而幸售其道哉又論禹稷顏回同道曰鄉鄰有鬬者被髮纓冠而救之則惑也今窮於下而曰我憂天下至於慟哭者無乃近救鄉鄰之事乎孔子所以極其說於知命不憂者欲人知治亂有命而進不可以苟則先王之道得伸也世有能諭知命之說而不能重進退者有矣由知及之仁不能守之也始得足下文特愛足下之才耳既而見足下衣刺屨缺坐而語未嘗及己之窮退而詢足下終歲食不葷不以絲忽妄售於人世之自立如足下者有幾吾

以謂知及之仁又能守之故以某之所學報足下.

亦潔引詩陡得勝觀

上杜學士言開河書

十月十日謹再拜奉書運使學士閣下某愚不更事物之變備官節下以身得察於左右事可施設不敢因循苟簡以孤大君子推引之意亦其職宜也鄞之地邑跨負江海水有所去故人無水憂撤去水患而深山長谷之水四面而出溝渠澮川十百相通長老言錢氏時置營田吏卒歲浚治之人無旱憂恃以豐足營田之廢六七十年吏者因循而民力不能自并向之渠川稍稍淺塞山谷之水轉以入海而無所瀦蓄而雨澤時至田猶不足於水方夏歷旬不雨則衆川之涸可立而須故今之邑民最獨畏旱而旱輒連年是皆人

長民者固不宜罪歲

力不至而非歲之咎也某為縣於此幸歲大穰以為宜乘人之有餘及其暇時大浚治川渠使有所瀦可以無不足水之患而無老壯稚少亦皆懲旱之數而幸今之有餘力聞之翕然皆勸趨之無敢愛力夫小人可與樂成難與慮始誠有大利猶將強之況其所願欲哉竊以為此亦執事之所欲聞也伏惟執事聰明辨智天下之事悉已講而明之矣而又導利去害汲汲若不足夫此最長民之吏當致意者故輒具以聞州州既具以聞執事矣顧其居事之詳尚不得徹輒復條件以聞唯執事少留聰明有所未安教而勿誅幸甚

備考　開河鄞邑河也介甫知鄞縣特杜衍爲河東轉運使故上書

肯如此留心民事大是良吏

與馬運判書

運判閣下。比奉書。即蒙寵答。以感以怍。且承訪以所聞。何閣下逮下之問也。嘗以謂方今之所以窮空不獨費出之無節又失所以生財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資之國富其國者資之天下欲富天下（經術）則資之天地。蓋爲家者不爲其子生財有父之嚴而子富焉則何（妙論）求而不得。今闔門而與其子市而門之外莫入焉雖盡得子之財猶不富也。蓋近世之言利雖善矣皆有國者資天下之術耳直相市於門之內而已此其所以困與在閣下之明。宜已盡知。當患不得爲耳。不得爲。則尚何賴於不肖者之言耶。今歲東南饑饉如此。

汴水又絕其經晝固勞心私竊度之京師兵食宜窘新麥百穀之價亦必踴以謂宜料檄兵之駑怯者就食諸郡可以舒漕輓之急代書一事

古人論天下之兵以爲猶人之血脈不及則枯聚則疽分使就食亦血脈流通之勢也儻可上聞行之否

理財是其癖好而此時尚置身局外故其言無郵

答段縫書

段君足下某在京師時嘗爲足下道曾鞏善爲文未嘗及其爲人也還江南始熟而慕焉友之又作文粗道其行惠書以所聞誚鞏行無纖完其居家親友惴畏焉怪某無文字規鞏見謂有黨果哉足下之言也鞏固不然鞏文學論議在某交游中不見可敵其心勇於適道殆不可以刑禍利祿動也父在困厄中左右就養無虧行家事銖髮以上皆親之父亦愛之甚嘗曰吾宗敝所賴者此兒耳此某之所見也若足下所聞非某之所見也鞏在京師避兄而舍此雖某亦辠之也宜足下深攻之也於辠之中有足矜者顧不

鞏之行

以見折聞

可以書傳也事固有迹然而情不至是者如不循其情而誅焉則誰不可誅邪鞏之迹固然邪然鞏爲人弟於此不得無過但在京師時未深接之還江南又既往不可咎未嘗以此規之也鞏果於從事少許可時時出於中道此則還江南時嘗規之矣鞏聞之輒瞿然鞏固有以教某也其作懷友書兩通一自藏一納某家皇皇焉求相切劘以免於悔者略見矣嘗謂友朋過差未可以絕固且規之規之從則已固且爲文字自著見然後已邪則未嘗也凡鞏之行如前之云其既往之過亦如前之云而已豈不得爲賢者哉天下愚者衆而賢者希愚者固忌賢者賢者又自守不與愚者合

如雷霆擊象

又一霆擊愧殺段縫

愚者加怨焉挾忌怨之心則無之焉而不詆君子之過於聽者又傳而廣之故賢者嘗多謗其困於下者尤甚勢不足以動俗名實未加於民愚者易以謗謗易以傳也凡道輩之云云者固忌固怨固過於聽者也足下乃欲引忌者怨者過於聽者之言縣斷賢者之是非甚不然也孔子曰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孟子曰國人皆曰可殺未可也見可殺焉然後殺之匡章通國以為不孝孟子獨禮貌之孔孟所以為孔孟者為其善自守不惑於衆人也如惑於衆人亦衆人耳烏在其為孔孟也足下姑自重毋輕議輩

聞流言不信庶幾古人之交天下愚者衆已下聲色嚴厲段縫

有知無地可入

答李參書

李君足下。留書獎引甚渥。卒曰。教之育之。在執事耳。某材德薄。不能堪。足下望之。又何過也。夫教之育之。某之所以望於人也。足下曾某之望乎。豈欲享尫人以壯者之食。而強之負重乎。然足下自言。不樂雷同。不喜趨競。審如是。某誠愛焉。誠慕焉。誠欲告足下以所聞焉。曰。其人誠甚貴。有他長。稍近於諛。則疾之若數世之讐。審如是。亦過矣。天下靡靡然。足下之讐豈少耶。君子不爲已甚者。求中焉其可也

介甫性固好諛然以規少年負氣之士則如臨師保矣

書原第七十六卷

上田正言書

正言執事某五月還家八月抵官每欲介西北之郵布一書道區區之懷輒以事廢揚東南之吭也舟輿至自汴者日十百數因得問汴事與執事息耗甚詳其閒薦紳道執事介然立朝無所跛倚甚盛甚盛顧猶有疑執事者雖某亦然某之學也執事誨之進也執事獎之執事知某不爲淺矣有疑焉不以聞何以償執事之知哉初執事坐殿廡下對方正策指斥天下利害奮不諱忌且曰願陛下行之無使天下謂制科爲進取一塗耳方此時窺執事意豈

〇〇篇〇中、皆〇露〇

四二解攔截去路

若今所謂擧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哉蓋曰行其志云爾今聯諫官朝夕耳目天子行事卽一切是非無不可言者欲行其志宜莫若此時國之疵民之病亦多矣執事亦抵職之日久矣向之所謂疵者今或瘥然若不可治矣向之所謂病者今或痼然若不可起矣曾未聞執事建一言籍主上也何向者指斥之切而今之疏也豈向之利於言而今之言不利耶豈不免若今之所謂擧方正者獵取名位而已耶人之疑執事者以此爲執事解者或造辟而言詭辭而出疏賤之人奚遽知其微哉是不然矣傳所謂造辟而言

擺脫昌黎窠臼

者適其言則不可得而聞也其言之效則天下斯見之矣今國之

瘢民之病有滋而無損焉烏所謂言之效邪復有爲執事解者曰蓋造辟而言之矣如不用何是又不然臣之事君三諫不從則去之禮也執事對策時常用是著於篇今言之而不從亦當不翅三矣雖惓惓之義未能自去孟子不云乎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盍亦辭其言責邪執事不能自免於疑也必矣雖堅強之辯不能爲執事解也迺如某之愚則願執事不矜寵利不憚誅責一爲天下昌言以寤主上起民之病治國之瘢蹇蹇一心如對策時則人之疑不解自判矣惟執事念之如其不然願賜教答不宣

備考 田正言（田況對賢良方正策第一嘗爲諫官仕至太傅樞密使集中有碑銘）

昌黎因孟子謂蚳鼃而有爭臣論廬陵半山又因爭臣論而有上范司諫書上田正言書此文字淵源也半山舉對方正爲案亦猶孟子舉辭靈丘請士師爲案耳然筆力矯悍窺其意中直欲掩盡前人

上杜學士書

竊聞受命改使河北伏惟慶慰國家東西南北地各萬里統而維之止十八道道數千里而轉運使獨一二人其在部中吏無崇卑皆得按舉雖將相大臣氣勢烜赫上所尊寵文書指麾勢不得恣一有罪過糺詰按治遂行不請政令有大施舍常咨而後定生民有大利害得以罷而行之金錢粟帛倉庾庫府舟車漕引凡上之人皆須我主出信乎是任之重也而河北又天下之重處左河右山強國之與鄰列而爲藩者皆將相大臣所屯無非天下之勁兵悍卒以惠則恣以威則搖幸時無事廟堂之上猶北顧而不敢忽

有事雖天子其憂未嘗不在河北也今執事按臨東南無幾何時浙河東西十有五州之吏士民未盡受察便宜當行而害之可除去者猶未畢也而卒然舉河北以付執事豈主上與一二股肱之臣不惟付予必久而後可要以效哉且以爲世之士大夫無足寄以重獨執事爲能當之耳伏惟執事名行於天下而材信於朝廷而處之宜必有補於當世故雖某蒙恩德最厚一日失所依據而釋然於心不敢恨望唯公義之存而忘所私焉

備考 杜學士 杜爲河東轉運使未幾拜天章閣待制知荊南府未行改河北轉運使

得韓十八九自韓以後得韓十八九者惟荊公耳

上郎侍郎書

某啓昔者幸以先人之故得望步趨伏蒙撫存教道如親子姪而去離門墻凡五六年一介之使一書之問不徹於隸人之聽誠以苛禮不足報盛德空言不能輸欲報之實顧不知執事察不察也去年得邑海上塗當出越而問聽之繆謂執事在焉比至越而後知車馬在杭行自念父黨之尊而德施之隆去五六年而一書之不進又望門不造雖其心之勤企而欲報者猶在而執事之見察其可必也且慚且恐不知所云輒試陳不敏之罪於左右顧猶不敢必左右之察也不圖執事遽然貶損手教重之蜀牋兗墨之賜

文辭反復意指勤過然後知大人君子仁恩溥博度量之廓大如此小人無狀不善隱度姿自惕恐而不知所以裁之也一官自綴勢不得去欲趨而前其路無由唯其思報心尚不怠

健折○三層極俯仰之趣

大害此段說盡

已下言令吏民出錢之害

上運使孫司諫書

伏見閤下令吏民出錢購人捕鹽竊以爲過矣海旁之鹽雖日殺人而禁之勢不止也今重誘之使相捕告則州縣之獄必蕃而民之陷刑者將衆無賴姦人將乘此勢於海旁瀕業之地搔動艚戶使不得成其業艚戶失業則必有合而爲盜賊殺以相仇者此不可不以爲慮也鄞於州爲大邑某爲縣於此兩年見所謂大戶者其田多不過百畝少者至不滿百畝百畝之直爲錢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大抵數口之家養生送死皆自田出州縣百須又出於其家方今田桑之家尤不可時得者錢也今責購而不

嘵事乃爾耶新法之行背而馳矣爲一邑令則昭昭佐天子宰天下則冥冥天禍人國似有物焉祟之非半山罪也

可得則其間必有鬻田以應責者夫使良民鬻田以賞無賴告訐之人非所以爲政也又其間必有干州縣之令而不時出錢者州縣不得不鞭械以督之鞭械吏民使之出錢以應捕鹽之購又非所以爲政也且吏治宜何所師法也必曰古之君子重告訐之利以敗俗廣誅求之害急較固之法以失百姓之心因國家不得已之禁而又重之古之君子蓋未有然者也犯者不休告者不止糶鹽之額不復於舊則購之勢未見其止也購將安出哉出於吏之家而已吏固多貧而無有也出於大戶之家而已大家將有由此而破産失職者安有仁人在上而令下有失職之民乎在上之仁

二節又推其流弊

末論後此諸公論新法者何不即以其矛反攻之

人有所爲則世輒指以爲師故不可不愼也使世之在上者指閣下之爲此而師之獨不害閣下之義乎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閣下之爲方爾而有司或以謂將請於閣下求增賕賞以勵告者故某竊以謂閣下之欲有爲不可不愼也天下之吏不由先王之道而主於利其所謂利者又非所以爲利也非一日之積也公家日以窘而民日以窮而怨常恐天下之勢積而不已以至於此雖力排之已若無奈何又從而爲之辭其與抱薪救火何異竊獨爲閣下惜此也在閣下之勢必欲變今之法令如古之爲固未能也非不能也勢不可也循今之法而無所變有何不可而必欲重之乎

伏惟閤下常立天子之側而論古今所以存亾治亂將大有爲於世而復之乎二帝三代之隆顧欲爲而不得者也如此等事豈待講說而明今退而當財利責蓋廹於公家用調之不足其勢不得不權事勢而爲此以紓一切之急也雖然閤下亦過矣非所以得財利而救一切之道（斂提）閤下於古書無所不觀觀之於書以古已然之事驗之其易知較然不待某辯說也枉尺直尋而利古人尚不肯爲（結）安有此而可爲者乎今之時士之在下者浸漬成俗苟以順從爲得而上之人亦往往憎人之言言有忤己者輒怒而不聽之故下情不得自言於上而上不得聞其過恣所欲爲上可以使下

之人自言者。惟閣下其職不得不自言者。某也伏惟晉思而幸聽之。文書雖已施行。追而改之。若猶愈於遂行而不反也。干犯云云

反覆曉暢論事之豪

書

原第七十七卷

上凌屯田書 代人作

兪跗疾毉之良者也其足之所經耳目之所接有人於此狠疾焉而不治則必欲然以爲已病也雖人也不以病兪跗焉則少矣隱而虞兪跗之心其族婣舊故有狠疾焉則何如也未如之何其已未有可以治焉而忽者也今有人於此弱而孤壯而屯蹷困塞先大父棄館舍於前而先人從之兩世之柩寠而不能葬也嘗觀傳記至春秋過時而不葬與子思所論未葬不變服則戚然不知涕之流落也竊悲夫古之孝子慈孫嚴親之終如此其甚也今也乃

獨以隻故犯春秋之義拂子思之說鬱其爲子孫之心而不得伸猶人之狠疾也奚有間哉伏惟執事性仁而躬義憫艱而悼厄窮人之命尌也而又有先人一日之雅某之疾庶幾可以治焉者也是敢不謀於龜不介於人跋千里之途犯不測之川而造執事之門自以爲得所歸也執事其忽之歟

刻峭之筆能寫哀酸之情

與祖擇之書

治教政令聖人之所謂文也書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聖人之於道也蓋心得之作而爲治教政令也則有本末先後權勢制義而一之於極其書之策也則道其然而已矣彼陋者不然一適焉一否焉非流焉則泥非過焉則不至甚者置其本求之末當後者反先之無一焉不誖於極彼其於道也非心得之也其書之策也獨能不誖耶故書之策而善引而被之天下之民反不善焉無矣二帝三王引而被之天下之民而善者也孔子孟子書之策而善者也皆聖人也易地則皆然某生十二年而學學十四年矣

通經之言

聖人之所謂文者私有意焉書之策則未也間或悱然動於事而出於詞以警戒其躬若施於友朋褊迫陋庳非敢謂之文也乃者執事欲收而教之使獻焉雖自知明敢自蓋邪謹書所為書序原說若干篇因敘所聞與所志獻左右惟賜覽觀焉

荆公少作便爾峭折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

數　折　勢　如　累　恭

人之生久矣父子夫婦兄弟賓客朋友其倫也孰持其倫禮樂刑政文物數制事爲其具也其具孰持之爲之君臣所以持之也君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君臣不得師則不知所以爲臣爲之師所以并持之也君不知所以爲君臣不知所以爲臣人之類其不相賊殺以至於盡者非幸歟信乎其爲師之重也古之君子尊其身耻在舜下雖然有鄙夫問焉而不敢忽斂然後其身似不及者有歸之以師之重而不辭曰天之有斯道固將公之而我先得之得之而不推餘於人使同我所有非天意且有所不忍也某得縣於

此踰年矣方因孔子廟爲學以教養縣子弟願先生留聽而賜臨之以爲之師某與有聞焉伏惟先生不與古之君子者異意也幸甚。

嶄絕

從絕大處起議妙在簡遒不似後人蕪鈍

請杜醇先生入縣學書二

惠書何推褒之隆而辭讓之過也仁人君子有以教人義不辭讓固已爲先生道之今先生過引孟子柳宗元之說以自辭孟子謂人之患在好爲人師者謂無諸中而爲有之者豈先生謂哉彼宗元惡知道韓退之毋爲師其孰能爲師天下士將惡乎師哉夫諂與譽非君子所鄙也適於義而已矣不曰適於義而唯諂之鄙是薄世終無君子唯先生圖之示詩質而無邪亦足見仁人之所存甚善甚善

短章獨步

答孫元規大資書 沔字元規

某不學無術少孤以賤材行無可道而名聲不聞於當世巨公貴人之門無可進之路而亦不敢輒有意於求通以故聞閣下之名於天下之日久而獨未嘗得望履舄於門比者得邑海上而聞左右之別業實在敝境猶不敢因是以求聞名於從者卒然蒙賜教督讀之赧然不知其爲媿且恐也伏惟閣下危言讜論流風善政簡在天子之心而諷於士大夫之口名聲之盛位勢之尊不宜以細故苟自貶損今咳唾之餘先加於新進之小生疑左右者之誤而非閣下之本意也以是不敢即時報謝以忤聰聽以累左右而

自得不敏之誅顧未嘗一日而忘拜賜也今茲使來又拜教之辱然後知閣下眞有意其存之也夫禮之有施報自敵以下不可廢況王公大人而先加禮新進之小生而其報謝之禮缺然者从之其爲非也大矣雖聰明寬閎其有以容而察於此而獨區區之心不知所以裁焉

荊公未達時實能自持其身不苟奔競讀此等書自見

答張幾書

張君足下某嘗以今之仕進爲皆詘道而信身者顧有不得已焉者捨爲仕進則無以自生捨爲仕進而求其所以自生其詘道有甚焉此固某之亦不得已焉者獨嘗爲進說以勸得已之士焉得已而已焉者未見其人也不圖今此而得足下焉足下耻爲進士貴其身而以自娛於文而貧無以自存此尤所以爲難者凡今於此不可毋進謁也況如某少知義道之所存乎今者足下乃先貶損而存之賜之書詞盛指過不收受而有也惟是不敏之罪不知所以辭敢布左右惟幸察之而已

（幾當屬鄞人）（觀此）

得已而已信乎難得然人之不爲進士而不已者其途多矣鴻飛冥冥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見是則乾之所謂潛龍也

答陳柅書

某啓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以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某所以應見問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某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攬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爲師況如足下之材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邪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某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嘿而已誑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溺於周之說則其爲

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爲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唯葛洪爲二人作傳以爲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爲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於道者聖人之說博大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某之所聞如此其離合於道惟足下自擇之

正論

啓　原第七十九卷

賀韓魏公啓

伏審判府司徒侍中寵辭上宰歸榮故鄉兼兩鎭之節麾備三公之典策貴極富溢而無充滿之累名遂身退而有褒加之崇在於觀瞻孰不慶羨伏惟某官受天間氣爲世元龜誠節表於當時德望冠乎近代典司密命總攬中權毀譽幾至於萬端夷險常持於一意故四海以公之用捨一時爲國之安危越執鴻樞遂躋元輔以人才未用爲大耻以國本不建爲深憂言衆人之所未嘗任大臣之所不敢及臻變故果有成功英宗以哀疚荒迷慈聖以謙冲

創調

退託內揆百官之衆外當萬事之徵國無危疑人以靜一周勃霍光之於漢能定策而終以致疑姚崇宋璟之於唐善政理而未嘗遭變記在舊史號爲元功未有獨運廟堂再安社稷彌亮三世救寧四方崛然在諸公之先煥乎如今日之懿若夫進退之當於義出處之適其時以彼相方又爲特美某久叨庇賴實預甄收職在近臣欲致盡規之義世當大有更懷下比之嫌用自絕於高閎非敢忘於舊德遡聞新命竊仰退風瞻望門闌不任鄉往之至

臨州先生全集錄卷之終